

六十年的变迁（下）

第十四章 星星之火

一 平地一声雷

已是夏末秋初时候了。午后六点钟光景，由长沙来的三乘布篷轿子，突然从献钟对河那边抬进了泼头湾里屋。这时，连雪梅正在大门前喂鸡，她一看是自己的侄儿夫妻俩，喜出望外地大声叫道：“哦！你们回来了！”满脸是笑容。可是，一看另一位，身着布夹长袍，戴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有点斑麻，说话打声^①的人，她不觉一惊，问道：

“这是谁呀？”

“我的朋友夏明翰先生，衡阳人。”季交恕细声细气地答复她。还有一位身着短服、脚穿草鞋的护兵王文隆，虽然也是打声的，但没坐轿子，连雪梅却没有再问他是谁。

湾里屋西边，上下两大横厅，由下横厅一条长巷通过上横厅，后面就是竹园，有楼房，又有侧门。通竹园的三大间，是湾里屋比较幽静而偏僻的地方。吃过晚饭，季交恕就把夏明翰安置在这楼上。

“那里住不得啦！有鬼！”连雪梅连忙摇手。原来这前屋主喻家的佃户喻老三，因被逼索欠租，吊死在竹园里。不久，一位丫头

^① 打声，平江土话，说外县口音的叫打声。

又因被逼奸，吊死在楼上。因此都说这里有鬼找替身，空着好几年，谁也不敢住。

“有什么鬼？”季交恕说：“你老人家不要迷信。”

“这什么迷信！大家都说有鬼，你还把陌生的外县朋友安置在那里，要不得。”连雪梅理直气壮似的声色俱厉地说。

“要得！我们就是要替这些穷鬼伸冤的。即或有鬼，也不会找他做替身，请你老人家放心。”季交恕不便明白说出为什么定要把夏明翰安置在这里，只好笑笑，说几句半开玩笑的话。连雪梅虽面有不豫之色，但没有再说什么走开了。此时，下横厅西边卧房里，就只剩下季交恕一人没有睡，他口里衔着香烟，站在窗门口，两只眼珠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月亮，想道：“省委计划这次暴动，以素有群众基础的平、浏、醴陵一带为中心，那么，我们平江，不是东、南乡的群众基础最好吗？而且东乡是由平江县城往长寿街通江西修水的要道，原有农协会会员好几万；南乡辜家洞、徐家洞两处，纸业繁盛，原有纸业工会会员三千多，都是在党领导下，有组织有斗争历史的基本群众，此次暴动，自应以东、南乡为中心。嘻嘻！”很有把握似的笑了起来。可是，刚一车转身子，他又眉毛一皱道：“献钟警察所有枪，思村挨户团也有枪，非首先把这些地主武装夺过来不成。”这些事，虽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一下，然而最近的地方状况，他却不很熟悉，没有再想下去了。

旭日的红光，刚刚爬上湾里屋对面的山顶上，思源坊口上，便有一位身材不很高大、中等个子的人，脚不停步地朝湾里屋这边走来。季交恕站在大门口一望，估料那一定是罗纳川。因为昨天晚上曾派人送信去约他今晨早些来的，故此季交恕也很早就爬起来，站在门口等待着。

这位罗纳川，是住在距湾里屋不过三几里地罗家洞的人，年龄虽只二十来岁，胆量极大，有才能，虽然有点口吃，说起话来，却很娓娓动听。他过去在浏阳当小学教员，现在是平江东、南乡中共特

委书记，这次县委又决定他兼暴动委员会主任。

“这就是省委特派员夏明翰同志。”季交恕领着罗纳川和夏明翰见面时这么说，回转脸来：“他就是罗纳川。”他们虽是初相识，但因昨夜送给罗纳川的信里边，说得很清楚，故一见如故。略谈几句客套话后，罗纳川就把平江最近情况很详细地报告一阵。季交恕和夏明翰也把省委指示与此次怎样着手暴动等事提出来商谈一会儿，然后吃早饭。

“好！我马上就召集他们来开会。”罗纳川的嘴角边使劲地颤动了一下，瘦削、葱白似的脸颊上，涌起两个笑涡。他觉得从马日事变后，平江党与群众受了很大的摧残。这两三个月，弄得焦头烂额，几乎喘不过气来，只有再来一次武装暴动，才是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早饭后，他起身告辞，又说两句：“党的方针是对的。我们一定遵照着省委指示，勇敢地搞起来，坚决干下去！”

就在这天傍晚，湾里屋的那条黄狗，汪、汪、汪，跟着客人后面叫进西横厅。

“季先生！季先生！”一个很响亮又很刚强的声音喊着。此人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四方脸，黑皮肤，大眼睛，多年没有到泼头这一带来过了。因为自季风梧置买董家源退佃后，他就妻离子散，耕不起田，只好改行，在献钟街上装纸，曾当过献钟装纸工会的小组长，关系很多，虽还没有入党，可是阶级觉悟却不低，每谈到有田有地人家，他就咬牙切齿。他的心目中，好像思源坊这一边，就是水浒上高太尉的白虎堂一样可怕，所以很少过河到这边来。其实，季风梧早已死了，可是他的仇恨和愤懑，仍然没有消除。

连雪梅刚一听到狗吠，又听到有人喊季先生，从房子里走出去一看，同罗纳川一起进来五位，除开一位高个子以外，全是他认识的泼头本地人。连忙打招呼：

“请进去坐！”望着罗纳川问：“这位是谁？”

“他叫陈清泉。听说交老回来了，大家特来看他。”随即由王文

隆把他们引到上横厅后面楼上去。

夜凉如水，地静如庵，他们见过面后，毫无顾虑地开始谈了起来。大家都赞成先从夺取献钟警察所那几条枪开始，有了起手本钱，马上就打思村。可是问到思村挨户团到底有多少枪，大家都不大清楚。有的说只有几条，有的说至多十几条，没有谁说要派人去调查清楚，就决定打下献钟后，接着打思村。

送走罗纳川他们以后，季交恕回转头，路过楼门口时，忽听到窗户外，似乎是有人走路脚步声，立刻就使他发生革命者应有的警觉：难道有坏人在偷听消息？照想不会吧？我这里屋大人少，有围墙，左右邻舍全是些种田的穷苦人，农协会会员多，党团员也不少；我呢，还是挂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的头衔公开回来的，想不致引起外人怀疑。他停步，伸出半个头，朝窗外瞧了一瞧，发现通往竹园的侧门外，有个人影在移动。因为月色朦胧看不清，他便大喊一声：

“那是谁呀？”

“我啊！”季交恕听清了，这是开会时被派去放哨的王文隆的声音。他于是说：

“关门来睡嘛！”

“啊！好。”砰的一声，王文隆把侧门片重重地一关，暗示没有什么事，季交恕也就放心走回去，同夏明翰面对面坐在桌子两旁，絮絮地谈起平江情况。

“依我看，你们平江的群众基础这么好，虽近来受了摧残，然而党的力量还很强，暴动条件是够的。”夏明翰嘴里这么说，同时伸出两只手，把自己头上的眼镜取下来，对着那盏白玻璃罩黄铜台脚的洋油灯，眯起眼睛瞧一下，从裤袋里掏出一条小手帕，揩揩眼镜上的尘屑，然后又戴上去，换过语气道：“不过，白色恐怖这么厉害，不晓得群众的斗争情绪如何？”

此时，房子里哗啦一响，马上就是唧、唧、唧——一只黑灰色大

老鼠，被花猫捕着，衔在嘴角边，从桌子底下跑过去，连叫几声。他们二位的谈话，因而暂时中断了一下。可是，夜深更阑，除此之外，再没有打扰他们的其他响动。季交恕于是接着说：

“对，我也是这么看。平江的群众基础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五四’运动时候，就有过自发的工农会组织。从那年——”季交恕弯着手指头数一数，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劲，两只睡意惺忪的倦眼，忽然往上一翻：“哦！还是一九二二年，毛润之同志在湖南做书记时候，就把平江党和团组织起来了。到大革命时候，差不多各乡村都有支部和农协。在这以前，平江的农军是有名的。帮助革命军打过汀泗桥，俘获过北军旅长，会同浏、醴农军进攻过长沙。现在，这些有武装的农民，虽跟毛润之同志上了井冈山，白色恐怖虽厉害，照我想，既有斗争历史又有斗争经验的群众，只要我们党领导得好，一定可以发动起来。你看如何？”

夏明翰赧然一笑，站起身，走到季交恕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轻声说：

“这就要看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啦！我也相信群众是好的。”马上车转身坐下去，连打几个哈欠，彼此都有了点疲倦的样子，才分手各自去睡觉。

罗家洞是一条长达十几里，纵横二三十里，四面皆山，仅在东、西、北面，有三条羊肠小道可以出入的小地方。住在这里的人家，全是靠砍樵卖柴或耕种坡地为生，田亩很少，有钱的人家也更少。

暴动委员会就设在罗家洞罗纳川家里。太阳刚放射到他家对门的山顶时，他便戴上一顶草帽，带着几位年轻人，跑上那山顶的最高处，举起左右手，十个指头曲成望远镜似的两个圆圈，架在眼眶上，朝四周瞧了一瞧。火球似的太阳，把罗家洞这一带高低起伏、蜿蜒如蛇的山峰，全都染成橙黄色，闪耀在他的眼前。距此地不远的另一个山坡，树林比较少，地势也比较低，从这望去，看得清那碧绿绿的一大片，全是蕃薯藤。罗纳川用手指着，面朝年轻人们

说：“我们最好在那里集合。”随又东看看西望望，转过头，又对着年轻人说：“最好分六路。一路出浅滩，二路出泼头，由下埠过桥进献钟下街；三路出潭湾，由上埠过船进献钟上街。”

“河背呢？”一位年纪较大些的人问。罗纳川毫不迟疑地答复道：

“河背的在河背那边集合，也可分三路。粉白岭一路，进横街；落鼓一路，协同上埠过河的进上街；崖里的那一路，配合下埠过桥的进攻下街乌龙庙，直攻警察所。”说到攻警察所这几个字，罗纳川的声调突然雄壮起来。他的脸色更显现出非常喜悦的样子，道：“喂！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不对，还要候暴委会大家讨论决定之后，请示特派员，我再告诉你们。记着呀，千万不要传错了。”

现在，暴委会正讨论罗纳川怎样分六路打献钟的意见。夏明翰也同大家一样，边听边点头道：“这意见对。”但一听到他们说怎样放火烧木栅子，他就眉头一皱，似乎不大同意这办法，随即离开椅子，低下头来踱几步；又似乎别有所思。既然上、下横街夜晚都会关上木栅子，而且有巡更的，栅子又这么牢固，很不容易打进去，假如放火烧，那就有可能把这市镇付之一炬，不但破坏市场，而且会损害群众，岂不是玉石俱焚么？他没有再想下去，踱回几步，坐下来，轻轻地喊一声：“纳川同志！献钟有装纸工人，何不叫陈清泉联合他们，从里边打开栅子，来一个里应外合，不更好吗？”

“那——”这是罗纳川的声音：“街上的装纸工人原来也不多，马日事变后，献钟警察所把装纸工会解散，马上捉人，不久以前，还捕去十几个，杀掉几个，逃走一些——”刚刚说至此，陈清泉把罗纳川的话岔断了。他昂起头，朝着夏明翰和大家扫视一眼，很爽朗地说：

“我有办法开栅子。”连拍几下胸脯。

“你一个人怎么行？”夏明翰问。

“不！我就住在下街，靠近栅子旁边。我们永义店还有个装纸

工人，我对门有个季铁匠，警察所后面有几个种菜的农民，都同我一样赞成共产党，恼恨财主佬的。还有那个巡更的，也同我很熟。”陈清泉忽然缩住了嘴，想一下：“横街同上街，我也可以想办法。”

这天，陈清泉回了家，好像三伏天喝了一杯冰镇汽水，心里很凉爽，很愉快，马上找来一位粗手大脚、满脸肥肉的高个子，轻言细语地对他谈了一阵。这人名叫季厚光，原是住在新江的种田人，性情暴躁，力气大，爱说公道话，好打抱不平，遇有不平事，不骂就打，当地人有的叫他“季蛮子”，更多的人则叫他“季铁匠”，慢慢倒把真名字忘记了。这季铁匠前两年因欠了地主的租子还不起，才退田到献钟码头上来当苦力，这时，他一听陈清泉要他参加暴动，就情不自禁地蹦跳起来，道：“那好……我来一个。”不料陈清泉的老婆雍大嫂，正在阶檐下洗衣裳，他们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打进她的耳朵里。客人刚一走，她就撂下衣服，撩起围腰，揩干两只手，跑进房去进劝自己的丈夫。

“劝你不要干这些危险事啦！”雍大嫂一屁股坐在床铺板上，说话的声音很大，脸上的肌肉也很紧张。陈清泉知道他和季铁匠的密谈已被老婆听到，立即摇手说：“不要嚷！”雍大嫂的意识中，一下翻腾出她所记忆的悲惨事情，说：

“你两个庄稼汉老弟，都被北兵抓走，无下落；两个牧牛的孩子，一个被老板打死，一个被豺狼咬去，人财两空，只剩下我们两个孤人，为什么还要自找死路呢？——”水汪汪的眼眶内，流下几点泪来。陈清泉听到自找死路四个字，心里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老婆这番话，并不是出自恶意，心里又软了，走拢去，坐在她的身旁，连忙说：

“大嫂！革命嘛，是生路，不是死路。你不要怕……活到百岁，总是会死的，怕什么！”雍大嫂说他不服，噘起一张嘴，气冲冲地走回阶檐下又去洗衣裳。同时，望一望那些攘往熙来的人们，太平无事似的谈笑自若，不像前一向天天喊捉共产党、杀人，谁也不敢上

街；但也没有谁敢再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那一类的话。就这样过安静日子不好么？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约莫将近黄昏时，忽听到有人传锣，乒乒乓……一个穿蓝布短褂子的更夫，手里提一面铜锣，高声喊道：“各家注意，共产党又要造反啦！七点钟关栅子，不许进出，每街派两个人查夜，马上到乌龙庙集合。”接着，又乒乒乓，由下街经横街喊到上街。

这上下横街的三道栅子，在过去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夜晚照例要到九十点钟起更才上栅关闭的，今天传锣，也只说七点钟关栅子，不料鸣过锣后，还没到上灯时分，三道栅子一齐都关了。陈清泉心里很着急，尤其想到暴委会决定明天晚上就动手，要我今天晚上过河去汇报，这么一来，岂不会误大事么？于是他瞒着雍大嫂，溜过对门季铁匠的房子里。叫他从他家靠河边的茅房后面，攀着大杨树溜下去，把街上戒严这件事告诉罗纳川。

原来，住在横街，即和陈清泉那条街同一个方向的洪庆店老板、季小村的老弟季尚庆，是献钟称王称霸有钱有势的头一家。他今天从老何口里得到共产党又要造反的消息后，猛然从大烟铺上爬起来，一张又瘦又黄的脸皮，立刻变成灰白色，整个身子，就像患了疟疾似的，簌簌地发抖，过一会儿才咬定两片震颤着的嘴唇，对老何说：“你赶快告诉警察所，传锣！”他自忖，他乡下有田地，街上有店铺，早几年曾经为催欠租逼死过佃户，也曾经为记错账打死过店馆，假若当真共产，那我这几百亩田，三四处家店，都会一下“共”去，还怕他们这些穷小子报仇，怎么办？一脚踏进内房去和老婆商量，怎样把金银细软、契据钱折、账簿等重要东西，埋藏起来，又把话儿转到“公妻”这谣言方面。他说：“我早就听人说过，公妻的办法是先从没有丈夫的公起，那么，我们的姑娘是个年轻貌美的黄花女^①，身体不强，如何经得起公？唉！”又是一句：“怎么办？”

^① 黄花女，平江土话，指未婚姑娘。

这时，老何已把季老板所交代的事情办妥，满脸是得意的神情，也不避嫌疑地闯进内房来复命。季尚庆一看是自己用过十几年的亲信长工，仍然接着说：“我想，只有马上找媒人，请轿子，连夜送到吴家去成亲，长寿街比献钟市镇大得多，有团防局，保险些。”

季老板娘一听也慌了，很匆忙地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听，没有说什么话。可是，她打不定主意。嫁女是一件大事，照平江风俗，都应该择吉期，坐红轿，像我们这样有钱人家，还要备嫁妆，吹吹打打抬往男家的。偷偷摸摸成亲，还成话么？不行！不行！但一想，如果当真会公妻，那就宁肯马马虎虎嫁出去好得多。她于是嗫嗫嚅嚅地这么说一句：

“那，那，那就只好这样办吧！”

同在这天晚上，季交恕和夏明翰正在上西横厅后面楼子上，商谈暴动起来以后，应当怎样进行工作。罗纳川手里提着一盏小马灯，像背后有人赶他似的冲上楼去，将刚从季铁匠口里得来的献钟突然戒严这消息，报告他们两位。

“怎么会走漏消息的咧？”这是他们两位不约而同的诧异之声。

“可能街上那边有漏洞？”季交恕说。

“是不是有人叛变告密呢？”夏明翰的脸色立变。他想起要搞内应外合，是他的主张，忍不住地问：“陈清泉这个人怎么样？”

“原来是很好很诚实的人。青年时代，他同我在濯水董家源住过一两年。”季交恕搔一搔脑袋：“不过多年没有见过面，不晓得近来如何。”把眼光射一射罗纳川：“你总知道的？”

“好！紧紧靠着党，可以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两三年同我们一块搞，很坚决。我相信他决不会叛变告密。”

暂时沉默了。

罗纳川仰着头，靠在椅子上冥想一下：献钟反动派的势力虽不大，但还有几条枪，而且有了戒备，能不能一举成功呢？于是问：

“这么一来，明晚怎么搞？”

“依我看——”季文恕刚一张开嘴巴又停顿了，侧侧头，望着天花板上，眼睛一翻，直截了当地说：“原先我们主张早动手，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就是乘虚袭击，夺取警察所的那几条枪。现在人家既有了戒备，那我们就只有暂时收兵，打埋伏，缓几天动作好些。”

“这也对。纳川同志，那就决定暂不动手了吧！”夏明翰很沉着又很郑重地叮嘱罗纳川：“不过，街上的内应工作很重要，你要设法弄清楚呀！”

罗纳川心里原就有些意见的，因所以说：“好！我也同意把日子推迟。”马上就提起那盏小马灯回去安排。

三四天过去了。献钟街上仍然同平常一样的太平，并没有什么风吹草动，亦没有什么谣言。季老板放心了，很高兴地将埋藏在陈板底下的账簿、契据、银钱钞票等命根子，重新搬出来。可是，季老板娘却不然。她觉得轻信谣言，为着收藏细软行李，白忙一天不要紧，就是不该听丈夫的话，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把女儿嫁掉。虽然有了妆奁，不花钱，却丢了面子，太不好看；连红轿都没坐，铺盖都没做，怎么对得起女儿女婿哟！唉，越想越后悔越气愤。这时，恰巧老何在厅内走过去，她便粗气地大喊一声：

“老何！共产党又要造反这谣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老何一听这话的语气不对头，一望她的脸色很难看，立即停步，稍微弯腰，装作低声下气的样子道：

“我是从上街大烟馆里听来的咧，老板娘！”

“你造谣言，害煞人！”老板娘轻轻地拍一下桌子。

老何虽然年纪不很老，可是额角上的皮肤，已经微微有点皱。平常对老板娘，虽也相当恭顺，但有时却敢于和她顶几句嘴。因为他自恃洪庆店是靠他去催租讨债，做过十几年，出过不少力，洪庆店也少他不得。季老板异常喜欢他、提拔他，一面仍旧做长工，一

面兼做管庄^①。因此，他的脾气逐渐大起来。老板娘也渐渐奈何他不了。现在她居然敢说他是造谣言，他就没假考虑，冒冒失失地顶一句：

“谁造谣言？放屁！”但还不敢在“放屁”两字前面明白地说出一个“你”字来。说完，立刻提起脚步，往外溜。季老板娘也一步不肯放松，紧跟着他的屁股后面，瞎子骂街似的边走边嚷，一直嚷到店门口。于是，老何造谣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

越日，起更过后，献钟街上已经关了栅子，所有店铺都上门睡觉了，只有陈清泉和季铁匠他们，还在暗地里蹑手蹑脚地溜来溜去。对河那边，则是三三两两的人，有的从泼头，有的从浅滩，有的从潭湾，静悄悄地奔往罗家洞那个全种蕃薯的山坡。这就是前几天罗纳川看过的集合地点。

稀微的星光闪烁在这没有什么树林，也没有什么荆棘的山坡上空，把一大片碧绿的蕃薯藤，完全染成深灰色。两面的山峰，仿佛是掩护这山坡的两道墙，山坡尽头，有块人一般高的大石头，好像一只昂头欲吼的狮子。秋夜的寒蝉，偶尔唱出几句很有节奏的调子，好像是替他们唱凯歌。此外，隐隐约约从远处传来一阵犬声，几分钟后，又静寂无闻了。

俄而，这坡上蹲满了黑簇簇的一大群人。罗纳川站在那块大石头上，睁起眼睛，使劲地望了一望，可是看不清有多少人，也辨不出是谁，只听得有些人小声细气在说话。

在山坡上那块大石头旁边，猛然发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各——各位！”开头两个字，说得特别费劲，特别慢，大家一听，便知道他是罗纳川。他说过这句开场白后，把为什么又要暴动打献钟，怎样打，分几路，谁负责指挥，敌我的情况等讲了一阵，就沉默无语了。因为他懂得广大农民的思想，在北伐期间就希望分田，但

^① 管庄，管催租、讨债、修理庄田等。

至今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的斗争情绪，不及从前那样高，何况白色恐怖这样厉害呢？他如此考虑一下，才继续道：“暴动成功就分田啦！”刚刚这么说一句，无数的人影就一下晃动个不停，而且情不自禁地一齐发出“那好呀”三个听不大清的字音，和嘿、嘿、嘿的笑声。最后，罗纳川把背在身上的王文隆的那支驳壳枪重重地一拍，道：

“沙洲上会合，响枪为号，现在出发！”接着是一片噼噼啪啪的脚步声。

死了一般的夜色，虽还那么深沉，可是不一会儿，泼头、浅滩那一带的狗，又断断续续地叫了起来。这两路队伍，步伐虽不算整齐，也不成什么行列，然而个个都精神抖擞，志气昂扬，尤其组织性和纪律性特别强。他们在泼头经过，不但没有人说话，甚至咳嗽声都没有，所以人不知鬼不晓，不过个把多钟头就全都由下埠过了河。

乒一乒一乒一梆，这是献钟街上巡更的打小铜锣敲梆筒的响声。此时，走在队伍最前头、亲自指挥打下街的罗纳川，刚过桥踏进沙洲。他听清这两种不同的响声是三更一点，来的时间正适合，不迟。照想潭湾、落鼓、粉白岭、崔里那四路，也会按时赶到，不致延误吧？他抬头朝前望一望，黑糊糊的，没有灯光没有人，回转头往后一瞧，也只能看到沙洲上一条大长蛇似的黑影子，跟在他的后面，蜿蜒不绝地向前移，很快就聚成一大堆。他于是立即停步，心里说：“是时候了！”从腰间取出那支驳壳枪，朝上一举，发出“噼”的一声，马上又变成“呜”的长鸣，在这万籁俱寂的半夜里，显得特别响，特别远些。

设在下街乌龙庙的警察所，按规定连所长巡官等共十六人，其中警察十二名，十条枪。因为所长吃缺，少四个人，又因为前次办案，损失一条枪，现总共只有十二个人，七个警察，七条枪。前两天，因派出两个带枪的警察到县城办差去了，留在所里的警察还有

两个病号。王所长虽然年已半百，但好色，嗜酒，贪财，吸鸦片烟，腐败无能，不管事。何巡官虽然比他强些，但脾气极大，好骂人，特别对老百姓，动不动就拳打脚踢，谁都恨他。这些情形，都为住在乌龙庙旁边的陈清泉所了解，为罗纳川他们所知道的。

罗纳川的信号枪一响，六路三个方面的喊声震天，把这个市镇虽小商业却相当大的献钟，紧紧地包围起来。虽然全是些短棍斧锹和鸟枪土炮，可是人多势大，使得事先没有防备的警察所的人听来，却像是千军万马。何巡官急忙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拿起哨子猛吹，大喊：“集合！集合！快，快，快！”带着七个有枪的警察，跑步往下街口子上奔。看到栅子门口有人，何巡官举目一望，见陈清泉、季铁匠、永义店的一个装纸工人，还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在栅门开锁。此人非他，就是管理栅子的更夫。何巡官猛吃一惊，大声喊：“抓起来！”同时对着更夫重重的一个耳光，把他的牙龈血打了出来。几个警察跟着围拢去。这时候，赤手空拳的陈清泉他们三位，已处于欲罢不能、进退维谷的窘境，于是奋不顾身地拼命抵抗，哗卜哗卜的互相揪扭、斗打起来。更夫立被打死。一阵咒骂、怒吼、哎哟、救命等哄闹，加上四面八方的呼喊，把左右街邻早从睡梦中惊醒了。住在栅子旁边的雍大嫂，听清这喧嚷声中，夹杂着她丈夫陈清泉的口音，往床上一摸，没有人，赶忙奋身开门跑出去。那些警察，以为她是共产党来打接应的，连开几枪，提高马灯一照，才看清倒在街檐下的乃是一个女人。就在这当儿，陈清泉对着抓着他的那个提马灯的警察，猛力一拳一脚尖，把马灯打灭，跑到栅子门口，将已经开了锁的栅子门撞开了。

不一会儿，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声：“冲呀！杀呀！”像潮水一样的人山人海，从栅门口拥进街里。走在前头的十来个人，都一手点着火把，一手拿着大刀。还有一位威风凛凛、手拿驳壳枪的在中间，这可把平日自命不凡的何巡官一下吓慌了。因为他懂得，驳壳枪比步枪厉害，而且自己的七条枪当中，还有一条有时卡子，又没

停机钮，仅只四条枪有刺刀。假若他们那些拿大刀的冲上前来，发生白刃战，怎么办呢？啊！这样窄的街道，他们人多散不开，很有利于我们密集射击。想到这，何巡官的狗胆又一下转怯为壮了。他猛喊一声：“开枪！打！”

罗纳川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也同样猛喊一声：“冲呀！打！”举起驳壳枪射过去，两方交错着的劈里啪啦和“冲呀、杀呀”的各种喧声，顿时大振。约莫相持二十多分钟，彼此没有进退。这时，罗纳川也懂得了，因为街道窄，人多枪少，压不下对方的火力，故不仅打不进去，而且自己死伤多。怎么办呢？他忖度一下，只有以一部分人硬在街口猛攻，以一部分人绕过菜园从乌龙庙后面打进去。他喊：“陈清泉！你当向导，带路！”

当陈清泉带着后面一部分人绕过菜园时候，忽然一片喊打喊杀的吼声，从上街和横街两方面同时爆发。尤其横街这一大队持刀执棒手拿火把的人，像赛跑似的，一下就闯进了下街，离乌龙庙不远了。这就把何巡官真正吓慌了。他估计七个警察已被对方的驳壳枪射死一个，抵御下街这一路还可以，料不到横街还有一路，这么一来，岂不会前后夹攻，被一网打尽么？唔！三十六计，只有走为上策。他慌忙领着那六条枪往乌龙庙里一钻，从警察所后门溜出去了。

“谁？站着！”走在队伍前头的陈清泉吆喝一声。跟在他屁股后面、一手持大刀一手拿火把的人们围拢去一看，都认得他是何巡官。

“妈的！欺负老百姓的狗官，杀！”一位年纪不大也不小的粗大个子，举起大刀，对着何巡官的脑袋劈过去，同切西瓜一样，砍成两块。那六个警察开枪突围，老鼠窜洞似的往河边跑。人们紧紧跟着追。

不一会儿，人们沿着河边大路，一口气追到崖里那块傍山的地方，火把早熄灭了，再也看不到什么人影，听不到那几个逃犯的脚步

步声，只有山坡边的松树上，有些鸟雀从窠巢里飞出去，受惊似的叫起来。这时，追赶的目标既已消失，他们也就停了步，三四个人同时抢着说：

“妈的！跑到哪里去了？”“还追不追？”“回转去算了吧！”

陈清泉仍然是那么沉着而坚定。他想了一下，这回打献钟的目的是打垮国民党的机关，夺取他们的枪支，如果让这些有枪的人跑掉，光打死一个巡官，算什么？非再追不行。往哪里追呢？他也没有主意。忽然，松林里的鸟雀，仍不安宿似的，又嗟嗟叫了几声。陈清泉才意识到：这些家伙，一定是躲在山上，于是说：“追！上山！往那个有雀子叫的地方去！”

死气沉沉的黑夜里，谁也看不见谁。他们这一大伙，静悄悄地爬上山去，瞎子摸鱼般走到松林附近处，林间的雀子，又一下乱叫起来。躲在松林里的六个警察，可能知道有人追，就没命似的瞎撞瞎跑而四散了。他们围拢去，一阵乱刀，仅听得哎哟一声，仔细一看，才知道砍死两个在地上，身边都有枪，其余的则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四野的鸡声，已经叫过两三遍了，东方也微微有点亮。献钟下街的乌龙庙大坪里，挤满一堆人，像在开会，又像在争吵：

“擒贼要擒王嘛！你怎么不抓住，让他跑掉！”说此话的人，声音特别大，而且捶胸顿足，怒气冲天。

“怎么是我不抓住他？”一个人指着站在他旁边那个垂着头、哭丧着脸、手提一只皮箱的老何说：“就是这狗腿子把膀子一隔，让他跑掉的。”另一位也对着这狗腿子重重的一巴掌打过去，恶咒一声：

“该死的東西！老子要你的狗命！”接着，站在他身边的一大群人，你一拳，我一脚，围着老何扑通扑通的边打边骂：

“妈的！当狗腿子的，只有打死他。”

“哎哟！饶命吧！”老何双腿跪下去，左旋右转，不断磕头：“宽恕我这一回吧！以后，再也不敢了。”全身抖颤不定，两只狗眼睛，

骨碌骨碌地偷看他周围这些人们的脸色，两只手紧紧地抱住那口小皮箱。季铁匠原就认得老何，也知道他是洪庆店的忠实走狗，料想他一定晓得季尚庆会往哪里跑，于是把手一伸，张开五个鼓槌一样粗的指头，将小皮箱夺过来吼道：

“狗东西！季尚庆逃到哪里去了？”也重重地赏他一个巴掌，又用在下街口那个警察尸首旁边拾得的枪砸他几下。“你若不老实说真话，那就请你吃‘卫生丸’——子弹。”说着打开小皮箱一看，里边有田契、债券，还有总账簿一本，花样不同的金钏两对，白溜溜的新大洋四封。

“来！来！到罗主任那里去！”

由乌龙庙大殿东边进去，有一个相当宽阔的厅堂，原是前警察所的会客厅，东西两边，各摆着四张牌坊木椅。厅中间，一张长方桌，桌上摆些茶盘茶杯，这是罗纳川在国共合作时到过多次的地方。不过，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反共以后，警察所换过了班底，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就没有再来过。这回战斗快结束，为要搜索所内的枪弹和文件，他带着一部分人，从大殿背后拐弯走进去看，客厅内的陈设，完全变了样；就是那张竖放在厅中间的长方桌，现亦改成横放，陈列在桌上的，已不是原先的茶具，而是旧时代审案用的签筒笔架，桌后面添放了一张太师椅，东西两边没有椅子了，全是些刑具。

这时，两伙人约共二三十位的光景，分两起迈进客厅，搜查出一个人，一叠文件。没有找到枪支，也没有找到子弹。罗纳川一问，才知这被抓着的是个火夫。他说：

“你无罪！不过要将你晓得的说出来。”紧接着一句：“王所长躲在哪里？”

“所长呀？经常不在家。他昨天吃过晚饭，就往上街栅子外张家去吃烟睡觉了。”火夫说。

“哪个张家？”罗纳川问。站在旁边的一位，即是永义店的那个